

少时的年关

在苏北,记忆中铺满白雪,冬至过后,依稀看见年关的模样。

年关是关也不是关,可这一关是要硬着头皮过的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年关就是年三十那一关,记得当年初中时候的班主任站在讲台上,推开厚厚的眼镜,低着头,拉长了声调:三十晚上看黄历,没有日子啦!明面讲的是年关逼近,却是督促我们珍惜时光,勉励为之。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始终萦绕在我的耳边。

在我少时的记忆中,年关充斥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,更是一道深深的烙印镌刻在岁月的年轮上,无法抹去。

清晰记得每至年关,三十晚上一顿“棍棒汤”肯定是躲不过去的。

要过年了,和其他孩子不同的是,从放假开始,他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玩,而我却要提心吊胆地想着年三十这一关怎么过去。

等待年关的日子在忙年中显得既短暂又漫长。

整个腊月,父亲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和阳光。大人们忙着蒸年糕、馒头,炒瓜子、花生,腌腊肉、猪头,置办各种年货,孩子们相互炫耀过新年的新衣,期待着新年的红包。

氤氲着浓浓的烟火气,年关这一天,还是扑面而来。

三十晚上的午饭,父亲总要喝点小酒。午后的阳光温暖地倾泻着,父亲准备好红纸和毛笔,叫我们三个每人写一副对联,我是老大,带头写,记得当时写过“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”和“新春福旺,佳节吉祥”之类,写好对联,打好糰糊、贴上门,新的一年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即将到来。

年三十晚上,全家还一起动手搓汤圆,那时的汤圆讲究个大、实心。母亲是个裁缝,给别人家忙完了,才开始为我们做新衣,每次都熬到凌晨,在我们熟睡中把新衣服送到我们新年的床头。

那个年月,没有电视,全家人各人做着自己的事情。孩子们还要爬门头,意味着明年会长得更高。瞅着空档,我便四处搜寻棍棒、鸡毛掸之类的训诫工具,然后尽可能把它们藏起来,可是该来的不是想躲就能躲过去的。

等到诸事完毕,守夜的时候,父亲一脸严肃端坐在床沿上,顿时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。

我小心翼翼地拿着早已准备好的作业和成绩单,低着头,咚咚登上床沿的踏板,捧给父亲。他一声不吭地看着,过了许久,慢慢仰起脸来。

把压岁钱拿去。他伸出手来,递过一个红包。

没等我上去接,他一把拽过早已准备好的烧火棍,照着我的屁股就是一顿猛抽,老棉裤瞬间发出空空的声响,也许挨打的滋味莫过于恐惧,而不在于疼痛本身。我叫喊着挣扎着。过了一会儿,母亲才从堂屋走进来,一把将我拉到怀中。

哥哥,疼不疼呀。这时,小弟会从母亲身后探出头来,坏坏地笑。

这就是我少时记忆中年关的滋味,历久弥新。

后来上了初中,每年必修的“棍棒汤”便自然由弟妹继承了。

再难熬的年关终究是要过去的。都说“棍棒之下出孝子”,多年以后,传统的教育方式已逐步走进尘封的记忆。如今,我每每和自己的孩子谈及过年的那一幕,总不免感慨岁月的变迁和人世的沧桑。

生活中的许多或是需经历长久的积淀才能感受它的珍贵。有时我总在想,如果时光能倒流,我倒宁愿再过一回这样的年关,因为那里积淀着浓浓的烟火气和深切的期待。



梁下有竹篮

“梁下的竹篮荡悠悠,底下的小孩口水直流。”这是外婆常调侃我们的话。

小时候的我很馋,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。寒冷干燥的空气使肚子饿得飞快,中午刚得到满足的胃,没过三个小时就又咕咕叫起来。在西北风呼叫的冬天,即便外婆做的粗茶淡饭也能为我带来深入肺腑的欢愉,可更多时候还在幻想着美味的零食到来。

幸福总是突然降临,那天下午我照常放学回家,却发现家里正屋的餐桌上出现了一包桃酥!向外看一眼外婆,依旧在做饭,我只好按捺下喜悦,强装镇定地走到卧室,心不在焉地做作业,其实早已想象着桃酥的美味,浑身都鼓荡着欢愉喜悦的热情。我想,外婆那时也看透了我最拙劣的表演,在吃完晚饭后就说:“桃酥是给你买的,一天只能吃一块。吃完一定要刷牙!”

那时,我的牙齿已经被以前的蜜糖浸染得发黑。我急忙应下来,在昏黄的灯光下,慢慢品尝着那块掉渣的桃酥,那种来自粮食和油脂的甜香,对于我来说,那块桃酥不仅仅是食物,更是进入身体后缓缓释放的希望,让我觉得每天都是明亮的。可是一块远远不够,这种对于食物和糖分的渴求在我那时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,每当听到外婆平稳的呼吸声后,就本能地向桃酥袋走去,掰下一块后就急忙跑回屋子里,在厚厚的棉被下暗自喂养着饥渴的胃。

可是有一天,外婆说下面有“老鼠”偷吃,把桃酥挂在了房梁下的竹篮里。她每天晚上按时给我一块,并监督着我刷牙。我只好每天晚上脸皮发红地接过那块桃酥,再在外婆的注视下刷完牙睡觉。

以后的每种零食,外婆都将它们放在了房梁上的竹篮里,而竹篮也接受了我无数恼怒和探寻的目光。每当我仰头看竹篮时,它总是晃晃荡荡,像是在嘲笑我的无能与贪吃。

可是,不知什么时候,我对零食的欲望就突然降低了。再到外婆家时,外婆从房梁上的竹篮里取出桃酥时,我也只是象征性地掰下一块送入口中,可是外婆好像认定我爱吃零食,在竹篮里备了一筐,等着我去。

现在,外婆不用把零食挂在房梁上,也没有“老鼠”了。前些天,妈妈去外婆家帮忙把房梁上的竹篮取下来时,给我拍了一张照,照片中原本青绿的竹篮变得灰白,里面的零食早已过期。我恍然发现:其实竹篮和外婆是一样的,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等待中慢慢苍老了。

风轻轻吹过,竹篮荡悠悠。我定下了主意,放假要去外婆家看看,陪陪外婆,再瞧瞧竹篮。



本版绘图:吴雨欣

流年碎影

射阳·夏元祥

生活滋味

射阳·陆军

香一瓣

响水·张玉航

冬季腌肉

近日,偶尔在饭店吃了一道腌咸肉的菜,顿觉口味独特,不免又多夹了两筷,直呼过瘾。但想起过去,每逢过年吃咸肉咸鱼咸鸡鸭鹅的镜头,心里不免又哑然失笑起来,不由得感叹,如今的生活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呀!

过去,要想过年过得好,吃得样式多,就必须提前准备年货。而腌制咸货,就成了各家各户的首选。当然,腌的数量和种类多少,预示着谁家的生活质量的高低,家庭的殷实程度往往就展示在户外的墙头上、屋檐下、晾衣绳里。

儿时下雪的次数特别多,雪量还特别大,伴随着雪花飘飘,每家每户都在准备腌制年货。所以说腌制年货都是和大雪纷飞联系在一起,因为只有到了大雪节气,天气就开始变得寒冷,外面变得冰天雪地,此时腌肉,肉就不容易腐烂,而且腌制得透,质量也高。

我们海门人特别爱吃咸货,也爱腌咸货,每家每户都有一套腌咸货的经验。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,花样翻新地腌制年货,或蒸或炒或炖或烧,总让你带着年味中才有的满足。

因到淮海农场上山下乡的无锡知青,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,每年春节回家前,他们总是将连队分的、或买来的鸡鸭鹅鱼剖开肚皮,去除内脏,毛鳞都不抹不刮,抹上盐,擦上香料,然后用稻草包着,放在北风口的屋檐下封冻,等风干后连草带肉包着再带回家。

过年前的腊月里,如果遇到阳光灿烂的日子,那些腌在坛坛罐罐里或挂在家中的腌制品,都来借阳光的温暖展示出来,这也是进入储存前的最后一道工序。你瞧,竹竿上串起的香肠、墙钉上挂着的各类禽肉、晾衣绳上挂满的咸鱼咸肉,那些古铜式的颜色,让人仿佛闻到了久违的香气。就连各家各户的猫咪也时不时地围着腊味打转儿,冷不丁会铤而走险地吊挂在咸肉咸鱼上啃食,而主人则会驱赶开去,却并不在意咬坏了的鱼肉。

我们在中学上初中的时候,最喜欢吃的菜不是食堂里的红烧肉,竟然是家中带来的咸肉。我们只是将咸肉切上一段放在饭盒里带到食堂,食堂师傅会将大米兑上水后连着咸肉一起上蒸笼蒸,这样蒸出来的咸肉饭特别香,我们基本不用打菜就能吃得有滋有味,一时间成为许多殷实家庭的标配,充实着我们的味蕾,伴随着我们成长。

现在偶尔吃到过去腌制的味道,才惊觉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。这些年来一幕幕经历过的场景,既展示了我们生活的变化,更反映了国家的富裕和强大。只是孩提时物质资源的贫乏,商品经济的短缺,让我们这代人还是对以前节俭的日子印象深刻,更为如今的孩子生活在好时代而由衷地感到高兴。